



中国驰名商标



民国情事

寂寞烟花梦一朵
下

何南◎著

她们
从乱世风烟里
袅袅走来
生命和爱情
一路芬芳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何南◎著

民国情事

寂寞烟花梦一朵
下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寂寞烟花梦一朵 / 何南著.

--北京:人民日报出版社,2012.12

(民国情事)

ISBN 978-7-5115-1487-5

I. ①寂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女性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
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87859 号

书 名: 民国情事: 寂寞烟花梦一朵(下)

作 者: 何 南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鞠天相 陈 红

版式设计: 五色视点

出版发行: **人民日报** 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编辑热线: (010)65369533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山东润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380千字

印 张: 30

印 次: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1487-5

定 价: 56.00元(全两册)

|目录|
CONTENTS
民国情事 寂寞烟花梦一朵(下)

第一辑 爱情更比黄花瘦

- 005 庐 隐 几番绚烂终寂寥
022 石评梅 始信春风唤不回
039 林徽因 人间四月芳菲尽
056 凌叔华 绣口锦心知何处

第二辑 情恨绵绵无绝期

- 072 萧 红 每为爱情断尽肠
089 张爱玲 沧桑阅尽等闲看
106 苏 青 欢情如梦勤追逐
123 关 露 魂断蓝桥梦不通

第三辑 一场幽梦同谁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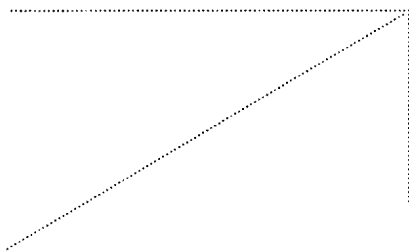
- 139 白 薇 蔷薇凄苦不堪折
153 王世瑛 沈园旧恨无人说
165 施济美 凤仪园中寻梦人
176 陈学昭 才情女子不了情

第四辑 一段相思寸寸灰

- 190 吕碧城 一抹春痕梦里收
202 苏雪林 梦里不知魂已断
214 谢冰莹 有斜阳处有离愁
228 沉 樱 一樱开尽情荼蘼

第一辑

爱情更比黄花瘦



才情如刀，或许是扼杀爱情的凶器；美貌若饴，或许会招致怨恨的蚊蚋。一支笔，写尽别人的悲欢，却每每遗忘自己的梦境；一个梦，做到玲珑的境界，却往往忽略平实的内涵。最忌：爱恋夭折后，才知道何物可贵；最憾：平静打破后，才懂得幸福难寻。



心自澄明气自豪，
繆斯每为助才高。
爱情更比黄花瘦，
吟得月圆见鹊桥。



庐隐 几番绚烂终寂寥

庐隐掠影

本 名:黄淑仪

生 年:1898年

出 生 地:福建闽侯

卒 年:1934年

辞 世 地:上海

辞世原因:难产

身 份:作家

代 表 作:《海滨故人》、《曼丽》、《灵海潮汐》

时人评价:我们可以说,五四时代是古典主义崩溃,浪漫精神和人权运动的新生,那么庐隐便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。(刘大杰语)

生命中的男人:林鸿俊、郭梦良、李唯建

关注指数:★★★★

楔子

才女庐隐一生共遭遇了三段爱情，三段爱情均可用“意外”来定位。

与远房表兄林鸿俊订婚，不顾一切，意外；为表兄继续学业“募捐”，痴心一片，意外；俟其学业有成，却又主动与之分手，意外。

与作家郭梦良结婚，抛弃世俗名分，甘愿“伏低做小”，意外。

与诗人李唯建，冲破年龄界限，睥睨流俗眼光，高调结婚，意外；困窘之下，死于难产，尤为意外。

庐隐似乎更适合独身，她性格倔强，果决刚毅，风风火火，似乎是特为统领千军万马而设，为经天纬地而生。

然而，上苍为了显示其公平又赐予庐隐璀璨过人的灵性，缜密透明的心思。于是，庐隐的青春选择了在文字中灿烂绽放。

这就似乎注定，一个“情”字总能冲垮她理智的堤防。

在爱情面前，纵然是百炼钢亦甘愿化为绕指柔。

在命运面前，这个一向刚强的女子，不唯难以“驾驭”自己的爱情和深爱的男子，更难以掌控命运的航向。

“在文章里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，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，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，才想得起来，这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，但在实际生活上，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。”“在写文章时——也不是故意地无病呻吟，说也奇怪，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，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，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，只要文章一写完，我放下笔，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……”在《庐隐自传》里，庐隐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。

其实，其性格的矛盾并不仅仅表现在生活中与文字里，更表现在爱情里。

这种矛盾的性格也毁了她的青春定格在36岁。

原本，庐隐的细腻而多情是为爱情中的江南春雨而精心准备的；结果，却总在

塞北风雪中零落成尘。

原本，庐隐渴望着爱情中的波光粼粼，从小她就在文字中寻找这种版本的爱情。然而，融进她生命的似乎更多的是爱情中的大漠孤烟。

为了爱情，她甘愿将自己化为一条鱼儿，一只鸟儿。口里喃喃着关于爱情的童话，痴心地寻找心灵的栖居之所。谁料，生活似乎存心与她玩闹，让她浅尝辄止，让她好不容易得到却倏忽即逝。当心伸出手来，欲挽留之时，爱情早已绝尘而去。

于是，她只能用文字搭建心仪的爱情。

因为爱情，庐隐的心饱经风霜；因为爱情，庐隐的心伤痕累累。

爱情，让庐隐饱受折磨，但也给了她人生的甜蜜。苦中有乐，这是爱情的法则。因此，我们无权否定她对爱情的渴望。

像所有人一样，最终，生命纵然是沧海也会变为桑田。只不过，庐隐的沧海与桑田距离太近，如此而已。但因为有了爱情，即便是短暂的生命也平添了美丽。

追求爱情与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，自然也包括庐隐。

如果说文字给了庐隐生命的高度，那么爱情则给了她生命的味道。

缘来缘去，云散云收

庐隐本名黄淑仪，又名黄英，出生在一个即便削尖脑袋也想取得一官半职的前清举人之家。庐隐是她写小说《隐娘小传》时的笔名，取“隐去庐山真面目”之义。1898年，当她在宁静的南国小城福建闽侯降落人间之前，庐隐身上已凝聚着父母太多的期盼。因为前面已有三个哥哥，庐隐的父母太想要一个“贴身小棉袄”了。

命运的改变起于一个偶然事件——外祖母在小庐隐出生的那天去世。上苍在施予一个人生命时，却同时收走了另一个人的生命，他的举动或许蕴含无穷哲理，但无辜的小庐隐却被亲人以最简单、最武断的方式视为扫帚星——正是由于

她的出生才导致了外祖母的辞世。

初生女婴的丑陋使亲人的脸上更增添了几分厌恶。多亏善良的奶妈，小庐隐才避免了被父母抛弃的噩运。被接回家之后，因为想念奶妈，幼小的庐隐啼哭不止，被盛怒的父亲弃于水中，所幸被人及时打捞，才不致淹死。

庐隐6岁时，做小官的父亲病逝于长沙，庐隐“扫帚星”的恶名更得以坐实。

远离亲情，不唯让庐隐形成了孤僻的性格，她的心里没有爱，没有希望，只有怨恨，对人生的失望使她认为“死了，也许比这活着快乐吧”，小小年纪，心便冷如枯井。

同时，少小时的遭际也使她更加渴望爱。她的爱情领地之所以被林鸿俊等人轻易“侵入”，也与此有关。

庐隐第一段爱情的男主角是林鸿俊——她的远房亲戚。虽为亲戚，但二人初时并不相识，自从庐隐一家迁到北京之后才有了机会。

二人的相识、相恋绝非偶然。由于生活贫困，林鸿俊不得不寄居于亲戚家。自此，两个年轻人的人生开始有了交集。

对此，当年“四公子”（在北京女高师上学时，庐隐、王世瑛、程俊英、陈定秀，被人称为“三英一秀”和“四公子”，庐隐被誉为“四公子”中的“孟尝君”）之一的程俊英曾在《回忆庐隐二三事》之文中有载：有一天饭后，我和庐隐到操场散步聊天，谈到冯淑兰（沅君）家已代她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订了婚，正在嗟叹不已的时候，庐隐忽然告诉我‘我也订婚了’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使我停步不前，呆住了，不禁问“你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？是你看中的吗？”

面对好姐妹的关心，庐隐略带羞涩：“他名林鸿俊，我姨母的亲戚，和我们都住在舅舅家西斜街，现在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读书。他喜欢看小说，我们是同好。我将我们恋爱的经过写成短篇小说——《隐娘小传》。”

论年龄，林鸿俊要比庐隐大十多岁，曾在日本留学，但因父亲过世经济拮据而退学回国。但这样的经历足以使他见识过人，加之长相英俊，深得庐隐好感。

林鸿俊的遭遇赢得了庐隐的同情，或许由林鸿俊，庐隐想到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吧。

林鸿俊开始向庐隐求婚。

表白，火热而意外，庐隐全面陷落，完全手足无措。

庐隐的母亲坚决反对，她不知道林鸿俊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她只知道，自

己的女儿并不漂亮,又比林鸿俊小那么多。再说,林家家道中落,林鸿俊家的经济状况更糟。如果真应了这门婚事,女儿嫁到林家,岂不要受罪?

即便现在的我们想想,也颇为费解:林鸿俊求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是因为庐隐酷爱文学,有灵气、有前途?是因为她与他有着相似的命运,其中有一种同情的成分在?林鸿俊寄居于庐隐舅舅家,之所以求婚,是为了使自己的寄居生活更长久稳固,还是因为两个人性情相投,颇有眼缘?林鸿俊是一时冲动,还是蓄谋已久,另有所图?

不管母亲如何反对,不管林鸿俊求婚的动机究竟是什么,被爱情击中的庐隐彻底昏了头,她似乎认准了:林鸿俊,就是她厮守一生的人!

“我情愿嫁给他,将来命运如何,我都愿意承受。”庐隐给母亲写了一封信,信中撂下了狠话。

与子结同心,君心即我心。订了婚,继续林鸿俊的学业便成了庐隐的事业。她开始游说亲戚,为林鸿俊“募捐”。庐隐的痴情是信誉度最高的借条,终于,一位“亲戚”答应借给她2000元钱。自此,林鸿俊开始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的求学生涯。

四年之后,林鸿俊完成了学业,被分到了山东一家糖厂任工程师。接下来,该林鸿俊兑现诺言了——毕业便与庐隐结婚。

林鸿俊自山东给庐隐写信,表达对她的感激、思念之情和结缡之意:“……我感激你的心,远胜爱的心,若不是认识你和你家的提携,我永远是个野孩子,更谈不上上大学、当工程师。我应该替你打算,我虽然没有什么特长,但未结过婚,永远爱你。如果我们能结婚,我一定千方百计使你幸福……”

然而,庐隐却做出了令所有知情者意外的决定:与林鸿俊解除婚约!

对程俊英,她曾表达过与林鸿俊的分歧:“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、收入、享受,太庸俗了,我已经回信,请他另找高明。”

退婚之后,由于工作非常出色,林鸿俊被他的厂长慧眼识骥,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。林鸿俊痛定思痛后,与之结了婚。

庐隐的爱情处女航,就这样意外而高调地开始,又意外而高调地结束。

力排众议地与林鸿俊订婚,不可谓不费周折;千难万难地募捐相助,不可谓不令人感动。这一切都意味着,当初的爱恋真实而笃诚。

然而,到了瓜熟蒂落的收获季节,播种者却抽身离开。为什么?

这就是庐隐。爱与不爱都无需理由,爱与不爱都任性、随性。

当初,因为爱或者仅仅因为想接近庐隐,林鸿俊借给庐隐徐枕亚的《玉梨魂》让她阅读。还回时,林鸿俊发现,书页上有不少被泪水打湿的痕迹。对此,林鸿俊不由得暗喜,自此便有了更多理由接近庐隐。

恋爱时,总是懵懵懂懂。如今,当年那个“少不更事”的女子已渐渐长大。或许,她已经看透了当初的冲动和同情;已经看出了当年的借书与还书,不过是拙劣的借口。

不论如何,还是分了,分在众人诧异的目光里。

自此,庐隐的心空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仿佛,自此便远离了世俗,拥抱了浪漫与纯真。

“梦”境,何时再“良”

庐隐的生命中的确不乏风风火火的成分,但对于爱情,她却虔诚,爱与不爱都自有其道理。

正因如此,爱情才不忍远离庐隐。

在与林鸿俊的退婚之念愈来愈坚决时,又一段爱情进驻了庐隐的心灵。

1919年初冬,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会上,庐隐遇到了一位老乡——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郭梦良。

与郭梦良的相识,让庐隐相信一见钟情绝非虚妄。

这次同乡会上,《闽潮》杂志诞生。在同乡们的共同推荐下,与庐隐同岁的郭梦良任《闽潮》编辑部主任,庐隐任编辑。

缘分似乎总是这么好热闹,总是喜欢男女双方措手不及的感觉。

对于郭梦良,庐隐曾与程俊英有过一段对话:

“编辑们多半写了文章,梦良的文章最精彩。我还在几个杂志上读了他的论文,他对先秦诸子确有研究,文笔流畅,颇多创见,是一位饱学之士。”

“你佩服他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佩服他，特别是那篇论韩非子的学说，最中肯。”她说。

接触日渐其多，了解愈发透彻，庐隐心里那种惺惺相惜、心灵颤抖的感觉越来越清晰。

初见恨爱迟，久来两心痴。一见已然两相钟情，频繁相见，爱情还不黏稠得如饴糖一般？

而此时的林鸿俊已改变初衷，决心抛弃糖厂工程师之职，欲在官场发展——像庐隐父亲那样的痴迷。

更可恶的是，林鸿俊多次力劝庐隐切莫抛头露面，做好贤妻良母才是女人正宗的事业。

试想被五四新思潮沸腾了血液的庐隐，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奔走呼号并写出强力文章的女作家，又如何甘于躲在林鸿俊背后，做相夫教子的可悲角色？

爱情水到渠成的结果是，她要与郭梦良两个人长相厮守。

然而，一个障碍随即横亘面前：她早与林鸿俊订婚，是有主之花；而郭梦良也已于1915年与林瑞英结婚，是有妻女之人。

情感的山峦绕不过去的时候，一次“四公子”在王世瑛的大床上聚会时，庐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烦闷，请姐妹们当她的高参。

关于这个场景，程俊英在《回忆庐隐二三事》中写道：“（庐隐）坦白地说：‘我没什么问题，退婚罢了。但郭还有点顾虑，怕舆论非议。’……趁她开心的时候，便插嘴说：‘……郭有学问，对你有感情，但只能做你的好友，因为他已经结婚，失身于人了，没有资格再做任何人的丈夫，更不配做你的丈夫！’……庐隐板着面孔说：‘郭告诉我，他的结婚，完全出于父母之命，对妻子谈不上什么爱情。但要提出离婚，又没有什么理由，在道理上也说不过去。郭又说，他父亲只有一个儿子，伯父没有儿子，他想回家和父亲、伯父商量，照双桃的习俗，家里可以娶两个媳妇。这样，社会、家庭都可摆平了。郭说的话，你们看怎样？’我们听了都摇头，希望她慎重考虑。”

这是1920年暑假里的事情。

不料，庐隐对她与郭梦良的感情“慎重处理”的结果是不要名分，与郭结婚！

庐隐的高调，引得外界一片哗然。

此时，庐隐已非几年前的无名之辈，在文坛上颇有了些名气：她的《“女子成美会”希望于妇女》、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》、《劳心者与劳力者》等杂文已为人所知；《海洋里底一出惨剧》、《一个著作家》、《月夜里的箫声》、《一个女教员》已拥有众多读者。

她的一举一动都被人关注着，尤其是情事。

然而，庐隐毕竟是庐隐，面前的千万条路，只要是她认准的，即便碰得头破血流，她也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。

尤其是爱情，一旦恋上，便不畏挫骨扬灰，睥睨千夫所指。

这是爱的魅力之所在，是庐隐的追求之所在，也是她命运的悲剧之所在。

因为北京太过熟悉且散发着古旧的气息，已被舆论压迫得太过逼仄。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新鲜空气，他们由北京迁至上海，那里的舆论相对宽容，人们的观念相对先进，给予他们的空间也会相对宽松。

1923年夏，在火热的季节里，庐隐与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结了婚。

一对患难中走到一起的男女，心怀太多的梦想，双双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路。

随后，他们回到郭梦良的老家度蜜月。

这次回乡，给庐隐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其间，她时刻处于众人目光的灼烤之下：郭梦良原配的鄙视不屑、婆婆的白眼相加、乡邻乡亲的指戳笑谑，排山倒海一般纷至沓来。一向高傲的庐隐，又如何能够承受。

1924年，庐隐在给程俊英的信中讲述了这次不堪回首的“回乡探亲”之旅：“……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，只应天上有，不在人间。你问我婚后的情况，老实说吧，蜜月还算称心，过此则一言难尽。应郭父母之命，回乡探亲，备尝奚落之苦，而郭处之泰然。俊英，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！”

“……我生了一个小孩，取名薇萱，很好玩。我现忙于洗尿布，忙于柴米油盐，而收入甚微，不得不精打细算。营养不良，我们身体都欠佳。啊！这就是人生！郭整天想回福建老家，咄咄逼人，给理想主义者以严厉的鞭挞，奈何奈何！”

与林鸿俊决绝地解除婚约在先，与为人夫、为人父的郭梦良结婚在后，庐隐的

“开放”和“精神出轨”，非将爱情视为圣物的懦弱者所能为，也非平常人所能理解。

在与郭梦良的婚姻中，庐隐不计名分，不要求郭梦良为了她而抛妻弃子。这种事情若发生在庸常女子身上，尚为奇事，更何况庐隐是一位公众人物呢。

一时间，对庐隐施以骂詈者居多，对郭梦良羡慕嫉妒恨者不少。虽不乏真诚祝福者，但诅咒者似乎更多。

爱情，又一次让庐隐走进了众人的视野，让她无数次出现于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论里。当然，这皆非庐隐的本意。这些自然与庐隐的性格有关，有了这样的性格，她即便想“隐去庐山真面目”，又如何能够做到？

先是，庐隐的母亲在羞愤交加的心态下谢世。

原来，当年拿出2000块大洋作为林鸿俊上学之资的并非庐隐的那位好心的亲戚，而是庐隐的母亲。是她，感女儿之诚，不想让女儿到处厚颜借钱，便假托亲戚之名，成全了女儿的心愿。不料，出资之后，不仅未得到乘龙快婿，当初的血汗钱也血本无归，老人家怎能不盛气壅心？

所幸，庐隐还有郭梦良的爱情在。

丧母之痛未愈，爱情便成为疗伤的妙药，庐隐还是满含热望与所爱的男人结了婚。

实指望丈夫能在她受到羞辱的时候为她遮风挡雨，不曾料到面对新婚妻子的备受奚落，郭梦良竟然安之若素、任其受辱，庐隐情何以堪！

难怪，结婚不久，一向豪爽、大气的庐隐文字里已经带上了晦暗的色彩，笔触沉重起来。

原来，她一直渴求的爱情，也并非取暖的轻裘啊。

女儿郭薇萱的降生给庐隐和她的新家庭带来了久违的温馨。可惜，这种温馨像焰火一般迅忽腾起，光焰耀眼，又倏然而逝，难以寻觅。郭梦良太忙了，大量的工作——编辑刊物、创办自治学校、研究哲学……分去了他太多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而寂寞的庐隐和初生的女儿渐渐退居于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，无暇兼顾。

所幸，庐隐的缪斯还在，还没有远离她、厌弃她。

文字是庐隐的老朋友，总能激起她生活的希望和灵性之光，是她不离不弃、相

濡以沫的爱人。

当一颗心被爱情“冷落”之时，在尿味与奶香味的混合味道里，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俗务掠夺中，庐隐终于倔强地抬起头，重新拿起了多才的笔，重新积聚起她久疏了的灵气。

庐隐的辛勤很快便开花结果，1925年7月，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——《海滨故人》由商务印书馆付梓。

“青年男女，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，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，诱惑别人……但是等到花残了，叶枯了，人家弃置，自己憎厌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，人类也是如此……恋爱不也是一样吗？不是和演剧般，到结局无论悲喜，总是空的呀！并且爱恋的花，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，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，清静一辈子呢？”在文字里，庐隐尽情张扬着自己的才气；在编织起来的爱情世界里，庐隐抒发着自己对现实爱情的迷惘。在她的现实世界里，爱情原来是含苞待放的花朵，青葱欲滴。然而，刚刚绽放便迅速走向失水的边缘。生活是一块巨大的海绵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吸干了爱情与婚姻中的汁液，余下的还有什么？

然而，当一个人为自己的境遇自怨自艾、无限悲催的时候，那就意味着最大的痛苦还未到来。对于庐隐而言，这最大的痛苦来得很快。

1925年10月6日，庐隐的丈夫郭梦良因患肺病去世。

早在1924年底，郭梦良已查出患有肺病，似乎自知命不久长的他坚持要回福州治疗。庐隐拗不过他，只得遂其所愿。这次回闽，让庐隐重新堕入郭家人的精神虐待。为此，她按捺不住，给程俊英写信诉苦：“经医检查，郭患肺病，他坚决要回闽疗养，只得听从。而家人的嘻笑怒骂，变本加厉，为了郭，只得忍受。俊英，我辈素胸襟坦白，岂堪胯下之辱！……”

不论丈夫是否健康，但只要他在，庐隐尚有希望。然而，不到一年，郭梦良便病入膏肓，终告不治，年仅27岁。“四公子”之一的陈定秀给程俊英写信，叙述庐隐的惨状，令人唏嘘：“俊英，此时庐隐的心情，可想而知。面对亡夫孤儿，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极人间之至惨。我虽在身旁，亦只得无言流泪而已。她无力为郭办身后事，全托友人代理。可能不久，将带灵柩回闽……”

面对爱情男主角的猝然谢幕，毫无准备的庐隐该如何应对？